

明 · 冤

毛文龙、袁崇焕
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

杜车别 / 著



明·冤

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

杜车别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杜车别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6

ISBN 978-7-108-04417-4

I. ①明… II. ①杜…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清时代②毛文龙
(1576 ~ 1629) — 人物研究③袁崇焕(1584 ~ 1630) — 人物研究
IV. ①K248.07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238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本书人物表

毛文龙

万历四年(1576年)生,浙江钱塘人,本书主人公。三十岁赴辽东参军,历任千总、守备、练兵游击等职。天启年间以功授平辽总兵,以东江群岛为根据地,抵抗后金,功绩卓著。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被袁崇焕杀于双岛。

袁崇焕

万历十二年(1584年)生,广东东莞人。天启、崇祯年间历任辽东巡抚,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职。崇祯二年六月杀毛文龙。崇祯三年(1630年)因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斩师等罪名被凌迟处死。

熊廷弼

隆庆三年(1569年)生,湖广江夏人。万历后期、天启年间数次经略辽东,提出三方布置战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在后金袭击下弃广宁溃逃,熊廷弼弃守右屯,坚壁清野,携辽民散兵全线撤回山海关内,后以弃地误国罪被处死。

孙承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北直隶高阳人,天启帝师。在辽事上力主于关外修城、守城以图进取的战略。崇祯四年因明军大凌河之败而遭弹劾,引咎辞职。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清兵入关劫掠、攻打高阳城时,全家被害。

毛永诗

即孔有德,生年不详,原籍山东。毛文龙亲兵,屡有战功,官至参将。毛文龙被杀后调任山东孙元化麾下。崇祯四年(1631年)作乱登州,后投后金。被清封为定南王。清顺治九年(1652年)被明将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而死。

毛有杰

即耿仲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生,原籍山东。毛文龙部将。毛文龙被杀后调任山东。崇祯五年(1632年)在登州之乱中呼应孔有德,后与孔有德等一起逃奔后金。被清封为靖南王。清顺治六年(1649年)因收留逃人被告发,畏罪自杀。

毛永喜

即尚可喜,万历三十二年生,辽东海州人。毛文龙部将。毛文龙被杀后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率部从广鹿岛出发渡海投降后金。清顺治六年受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藩之乱时死于广州。

朱由校

天启皇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登基,在位七年,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驾崩。庙号熹宗。

朱由检

崇祯皇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天启七年八月登基,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自杀于北京煤山。庙号毅宗。

努尔哈赤

清太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起兵反明,建后金国,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病死。

皇太极

清太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努尔哈赤第四子,天启六年九月继任后金统治者。崇祯九年(1636年)将国号由金改为大清,年号崇德。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病死。

李珣

朝鲜光海君,万历三年(1575)年生,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被明朝封为朝鲜国王。在明金之战中持观望态度。天启三年(1623年)被朝鲜内部势力废黜。

李倧

朝鲜仁祖大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生,天启三年发动反光海君的政变,继任朝鲜国王。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正式获得明朝册封,在位二十七年。

目 录

本书人物表	1
-------	---

引子	1
----	---

第一章 努尔哈赤的憋屈	9
-------------	---

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居然会害怕木棍，哀叹“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又是什么原因让努尔哈赤写信怒骂自己的女婿李永芳，看不起他还心怀二心，却最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天启初年后金对明方战争大获全胜的时候，努尔哈赤却草木皆兵，甚至抱怨后金统治区内的一些地方成了危难之地，任命的官员“皆逃避于家中”。

第二章 胜负天平的改变	47
-------------	----

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修宁远城，是谁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条件？后金一再退缩，甚至放弃已经攻占的广宁，是害怕孙承宗么？后金真正的对手是谁？所谓打蛇打七寸，如果后金政权是条毒蛇的话，毛文龙就恰好是掐住了它的七寸，点中了它的命门。

第三章 缩回的拳头和脑后的板砖	62
-----------------	----

熊廷弼在监狱号泣“我被老孙所算”，他和孙承宗的战略分歧是

他入狱乃至被判处死刑的重要原因。天启六年初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杀敌数百,自损数万。天启七年后金才围困锦州二十几天,袁崇焕就陷入了极度恐慌中。他逃过两劫最应该感谢的是毛文龙。可以说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推行关外修城守城战略,意图是避免野战,但在没有毛文龙的情况下却必然把明军拖入最被动形势之下进行野战的困境。毛文龙对后金的牵掣是天启年间后金无法长期围困宁远和锦州城继而围城打援歼灭明军主力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103

毛文龙在给朝廷的奏疏里十四次提醒后金可能绕道喜峰口方向入侵:天启年间六次,崇祯元年崇祯二年初短短一年多更提醒了惊人的八次之多。袁崇焕在皇帝的严重提醒和警告之下,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对蒙古部落的信任上。袁崇焕两次与后金谈和被戏弄,而毛文龙却戏弄皇太极,骗杀了汉奸马秀才等人。

第五章 十恶不赦罪行逐一辩

149

毛文龙在东江独挡一面,恰恰符合孙承宗“重武吏之权”,“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的想法。但在袁崇焕看来,这却成了毛文龙的最大罪状。一些人扣在毛文龙头上的通敌罪名成立吗?处在和毛文龙敌对第一线的皇太极的唯一结论就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欺骗他们。甚至在毛文龙死后,皇太极还对毛文龙诱杀后金使者的行为心有余悸:“但因前年文龙哄下金人到岛,或杀或解,故人惮去矣。”

第六章 袁崇焕杀害毛文龙的昏聩

210

袁崇焕和他的拥趸说了许多要皇帝信任边臣的道理,“军中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但他们忘记了毛文龙也正是“边臣”。在袁崇焕看来,这些道理都是让别人对他宽容信任,而他自己可以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要杀谁就杀谁,觉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

第七章 抹黑毛文龙之集大成者

227

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先生对毛文龙的态度陷入了为丑化而丑化的怪圈之中,基本的逻辑一致性可以抛在一边,明显的自相矛盾可以浑若无事。明明是截然对立的论断,他都可以一本正经地长篇大论展开阐述。似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如何对立矛盾,只要是个屎盆子,就设法扣在毛文龙头上。

第八章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

254

天启七年后金入侵朝鲜,郑凤寿率领义民坚守龙骨城,后金攻城不克,死伤惨重。这样一个朝鲜民族英雄,却被朝鲜国王责怪说“郑凤寿知有毛镇,而不知有朝廷。厥罪非细”。朝鲜君臣竭力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尚的受害者,一个不忘君臣大义、华夷之辨、恪守儒家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位置上;而把自己的对立面千方百计丑化成卑劣无耻之徒。作为朝鲜君臣眼前利益损害者的毛文龙,无论他的行为本身是如何效忠于明朝,但在朝鲜君臣眼中就注定只能是一个坏蛋,一个恶人。

第九章 毛文龙究竟是啥样人

288

毛文龙出生成长于江南最繁华的地区,又有官员背景的亲戚,但却偏偏请缨从军,到最艰苦的东北边疆。也许大部分人无法做到宁愿自己肝脑涂地,饱受误解谩骂,却依旧不改其志,为国效力。但这样的人却是真实存在的,毛文龙就是其中一个。他生前备尝艰辛,苦心竭力为国效忠,死后还要遭受铺天盖地的污蔑,精神上凌迟毁灭的酷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无数人须眉开动、唇齿奋扬、唾沫横飞中,毛文龙终于成了只配受到鄙夷唾弃的“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结语 毛文龙的悲剧和明朝灭亡的原因

308

明末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一个字:钱!毛文龙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在军饷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用最省钱的办法战胜后金的可能性,最后这种可能性也被袁崇焕扼杀了。毛文龙之死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袁崇焕的刚愎昏聩,最根本的原因也还是一个钱字。因为钱的问题,

毛文龙在舆论中,被丑化得极度不堪。但明末缺钱的是政府,民间并不缺钱。老百姓过惯了和平舒服的生活,官员又是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言人,税收加不上去。国家财政崩溃,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明朝只能灭亡,最终导致无数财富毁灭、无数生灵涂炭、文明倒退的历史悲剧。

附录一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对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	327
附录二 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342
附录三 提醒后金绕道攻关是否为先见之明问题的辨析	362
附录四 《度支奏议》和东江塘报天启七年东江军饷摘录对照	372
附录五 夏允彝对孙承宗评价的断句问题	375
附录六 对后金军队人数的考证	380
附录七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390
参考书目	400
后记	406

天启七年(1627年),袁崇焕由于援朝不力,以及在锦宁战役中的一系列表现,受到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人弹劾,被天启皇帝批准辞职回乡。

但随着天启帝病死,新皇帝的登基,在朝廷内一些官员的推荐下,崇祯皇帝迅速召回了袁崇焕,并委以重任。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被任命为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在和皇帝的会谈中,他许下了五年平辽的诺言。

从袁崇焕在天启年间的表现及后来的一系列作为来看,他实施平辽计划的实质依旧是与后金谈和,以争取时间修城守城,以守代攻,最终达到封堵消灭后金的目的。

出于种种原因,他把东江的毛文龙看成了实施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据袁崇焕后来自述,早在刚回京城时,他在与阁臣钱龙锡等人的私下谈话里就已经表露了要除掉毛文龙的意图。宁远履任后,他就开始筹划杀毛了。前奏就是切断东江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点:一是禁止商人前往东江各岛交易,二是把原先通过登莱运往东江的粮饷转为从关门起运到宁远觉华岛,登记挂号后再运往东江。总之一句话,把对毛文龙军队的物资供应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

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把东江置于绝境,再用粮饷作饵,诱逼毛文龙进入圈套。当然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也是他乐于看见的,那就

是如果东江军民因此出现变乱,或者毛文龙本身出现过激言行,那他杀人就可以有更多借口。

应该说他的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东江兵丁本来就因朝廷拖欠军饷处境凄惨,但还能靠赊借商人运来的粮食,再加挖点野菜勉强度日。袁崇焕的奏疏一上,商人都不准来岛,等于彻底切断东江各岛经济来源。毛文龙描绘当时岛上的惨况说“白骨盈沟,饿殍载道”,“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赘羸流离”,“降人生变,强卒喧哗”,“各岛告变”。

岛上人员听到商人被禁止来岛的消息后“哭声四起,各岛鼎沸”。官兵朝毛文龙哭诉:这等于是给他们拦喉一刀,和直接杀死还有什么区别。

一些兵民在海边抢船杀人,打算渡海降金。毛文龙软硬兼施,好说歹说,才抚平变乱,“男妇万余,跪哭震天”。

毛文龙在奏疏中表示与其因为众多官员对自己的痛恨猜疑而切断东江粮饷连累军民,还不如他亲自带着敕印到登州等候圣旨把自己逮捕进京,听凭处置。

他确实动身了,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十日到登莱附近的皇城岛,十一日到庙岛,并和时为登莱道副使、曾经到皮岛核查军队的王廷试见了面,提出两点请求,一是希望登莱把过去拖欠东江的粮饷补发一些,另外一个是自己希望能亲自进京,面见崇祯皇帝。

王廷试则说登莱也缺饷,并非有军饷而不给。至于进京见皇帝,则劝毛文龙不要这么做。万一离开之后,金人乘机来进攻怎么办?而且袁崇焕已经上疏,要和你在旅顺见面,粮饷的事情,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未必就固执己见。

毛文龙听从了王廷试的建议,开船回了皮岛。

袁崇焕果然没几天就派了徐珪去,和毛文龙约定在三岔、旅顺之间会晤。毛文龙派熊文祥和徐珪一起回宁远问行程。双方初步约定六月初在北汛口附近会面。

据袁崇焕在闰四月给皇帝的奏疏里说,他此去和毛文龙见面主要目的是两人开诚布公,解除误会。他要求户部把应该给东江的月

饷凑发十万，让他带去给毛文龙，还表示从此关宁和东江将士同心协力，甚至在奏疏中打下了这样的包票：“东西并力，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此则皇上之威灵，微臣之至愿。”

从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汇报“臣改贡道于宁远者欲籍此为间所以图之也。自去年十二月臣计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来看，他这份闰四月的奏疏基本是对崇祯皇帝的一次彻头彻尾的隐瞒和欺骗。

而时任直隶巡按的方大任在事后的一份奏疏里也透露，他去宁远时，袁崇焕临行前曾经和他有过一次会谈。在会谈中，已经暗示了要有非常举动，跟他说“大丈夫不可有杀人之心，不可无杀人之手”云云。并表示这一去，一定要把事情解决好，要方大任不要妨碍他。

方大任猜到袁崇焕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不想泄露，也不敢相信。

毛文龙对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并非毫无预料。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毛文龙生前给朝廷发的最后一份奏疏写于崇祯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在这份奏疏里，毛文龙说“曲直生死，惟命是从”，在奏疏的末尾甚至请皇帝早点砍掉他的头颅，如果这样能够发泄众多官员对他的仇恨心理，从而拯救辽东生灵，东江军民重新获得生机，那他也死得其所。

可以说毛文龙不知道的是崇祯皇帝的态度，如果皇帝也认为他毛文龙该死，那他实际上已经做好领死的准备，有点用死来解脱，来表明自己忠心的意思。

毛文龙赴约前，他的一些部下表示过担心，认为袁崇焕一上任就切断东江物资供应，现在又突然说要会晤提供粮饷，其中必定有诈。建议他如果一定要去，可以多带兵士自卫。

毛文龙对此回答道：“我是朝廷封的总兵，如果袁崇焕不奉诏，我怎么敢杀我？如果他是奉诏要杀我，那我带再多的兵又有何用。”

袁崇焕五月十二日乘船离开宁远，中途可能还靠岸进行了一些视察活动，五月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双岛。

这里对地点问题应该特别说明一下。无论《崇祯长编》里袁崇焕自己的奏疏还是《明史纪事本末》、《表忠录》、《毛总戎墓志铭》、《毛

太保公传》等等史料,包括清朝官方修的《明史》都一致记载袁毛会面的地点是双岛。

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似乎有新的发明,他认为这些记载都是错误的,袁毛二人真正会面的地点是一个叫“岛山”的岛。

他的原话是“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查核《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该文作者是李清,曾经担任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等职。他当然不是金庸所说的什么袁崇焕随行的幕僚部属,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经过的记述大体应该来自于明朝官方档案文件,和《崇祯长编》的记载出于同一个史料源头,只不过相对更详细一些。

金庸认为李清记载的袁毛相会地点是在“岛山”,细读原文,再同其他史料对照,应是理解错误所致。

所谓“岛山”,并不是一个岛的名称,不过是指“双岛”上的山。造成金庸理解错误的最大疑惑点可能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中说袁崇焕二十五日从北汛口开船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停泊中岛,接下来又说二十六日齐泊双岛。接着二十七日早上风很大未开船,袁崇焕就在岛上视察了一番,然后午时开船,历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遂泊岛山。

我们对照一下《辽海丹忠录》,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里了。《辽海丹忠录》对袁崇焕的行程是这么写的:“二十五日,北汛口开船,出大王山,双中岛住了一日。二十七日,登州游击尹继何带水兵来迎接。二十八日,从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复宿双岛。”

所谓“双中岛住了一日”，其实应该是“双、中岛住了一日”，对应李清记载的二十六日停泊中岛，又泊双岛。接下来，袁崇焕实际上是从双岛出发，视察了松木岛、大小黑山、蛇岛、虾蟆岛这些地方，然后再回到了双岛，等于兜了一个圈子。所谓泊岛山，是在双岛上的山扎营，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在这座山上进行的。

至于时间，这个视察也是在二十八日而非二十七日进行，李清的记载有误。

《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二十八日风顺扬帆历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泊双岛，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和《辽海丹忠录》的记载对照，完全一致。

《崇祯长编》后面也提到“岛山”，就是指双岛上的山，而非岛名。如长编说“交拜毕，登岛山，谢参将暗传令营兵四面密布”，后面袁崇焕自己的奏疏里说“臣先设账房于山上坐待之，文龙至”，就是指岛上的山，而非有个岛名称叫“岛山”。

金庸应是对记载袁崇焕奏疏原文的《崇祯长编》没有过目，否则不会有这种错误判断。

袁崇焕到双岛的时候，毛文龙可能因消息沟通不畅，先去宁远迎接袁崇焕了，接到消息之后，才匆匆往回赶。

在毛文龙没到之前，袁崇焕除了在双岛周边岛屿视察一番之外，还对已在岛上的一些东江将士进行了一番劝诱，大意是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水陆两栖作战的部队，最好是能到关宁效力。

劝诱的效果应该不甚理想，据《毛总戎墓志铭》说，众人对此的反应是唯唯诺诺。袁崇焕相当恼火，甚至把表示不同意见的东江军官绑缚起来，作势要杀。但随后又把人放了，说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法度很久了，我就是教训你们一下。

毛文龙在二十九日晚上赶回双岛。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喝酒谈话。

至于谈了些什么，袁崇焕事后说，一是关于如何消灭后金的问题，毛文龙向他吹牛表示关宁的军队根本没什么用，只要东江两三千

人藏云隐雾，一把火就可了事。

袁崇焕的记载可能略有扭曲夸张。综合《表忠录》与《毛总戎墓志铭》的记载来看，毛文龙意思是后金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可怕，关宁那种只知道守城的军队确实没什么用。如果能给东江部队以充足的粮饷器械，那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袁崇焕转述的毛文龙所谓“一把火遂足了事”，对应的《表忠录》中的记载应是“关宁兵不可用，东江可用，苟任专而饷足，复辽阳如炬火燎毛耳”。

原本毛文龙是做了一个比喻，说后金其实已经到了濒临崩溃，难以为继的地步，只要明朝方面再加把火，那就如在干茅草堆上点火一样，消灭后金，收复辽阳并不是什么难事。

袁崇焕把毛文龙的比喻误会成实指放一把火了，不过无论有没有这种误会，总之在袁看来，毛文龙就是在漫天夸口。

两人谈的另一件事情，实质上就是要求东江部队彻底置于袁崇焕控制之下，毛本人呢，最好回老家杭州享乐游玩去。对此毛文龙当然拒绝了。

袁崇焕大概原本不过是通过谈话进一步麻痹毛文龙，喝酒谈话几天之后（六月五日），就动杀手了。

六月五日这天，他先是前往毛文龙处辞别，表示自己明天就要走了，把十万两银子的军饷移交给东江，意思是你们以后就不必再担心缺饷了。然后邀请毛文龙到山上去观看射箭比赛，毛文龙欣然同意。

袁崇焕先行上山布置，毛文龙带领东江军官随后上山，袁手下士兵四面合围，把东江将士堵截在外边。

毛文龙被杀时的情形，综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崇祯长编》、《表忠录》记载，大致如下。

众人汇聚营帐之后，袁崇焕先是问众军官姓名，听说都姓毛，就笑了，质问说怎么可能都姓毛呢？你们都是壮士好汉，应该为朝廷出力。关宁的官兵粮饷俸禄比你们多，尚且吃不饱穿不暖。你们海外劳苦，官兵家属老小在内都只能分到这么一点粮食，说起来实在令人

痛心。你们受我一拜,从此以后为国家出力,就不愁没有粮饷了。

说着,他就向众人拜了一下。东江各官见这一拜都感动流泪了。

接着袁崇焕转向毛文龙,厉声说我这几天和你商量的事情,你没有一件答应的。原本指望你回头是岸,谁知道你狼子野心,欺诓到底,国法岂能相容。下令左右绑了毛文龙,剥去衣冠。

毛文龙尚自反抗。

袁崇焕见状,勃然作色:“你以为我是一个书生,不知道我是朝廷的一员大将!”

接着就开始列举毛文龙所谓的十二大罪。

毛文龙不服抗辩。

袁崇焕说我杀你之后,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愿意偿你的命。

袁崇焕又对一众惊愕不已的东江军官说,我奉皇帝的密旨来杀毛文龙。如果毛文龙不应该杀,你们就来杀我。

毛文龙听说有密旨,就不说什么了。

东江官员见此情形都错愕失色,下跪磕头求情,说毛文龙劳苦功高,还请高抬贵手。

袁崇焕则厉声驳斥称,朝廷封官赏赐足以酬报毛文龙功劳了,毛文龙无法无天,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乘着众人惊惧失色间,袁崇焕请出尚方宝剑,命令旗牌官张国柄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

按袁崇焕事后在自己奏疏里的说法,当时情势很紧张。被堵截在外的东江将士群情汹汹,颇有千钧一发之感。他如果再晚一点动手,甚至都不可能杀掉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时,他的族子毛承禄在守皮岛,听到毛文龙被害消息,以头击柱,血流于面。皮岛的东江将士聚哭,要追杀袁崇焕,被毛承禄阻止。

而从袁崇焕自己的表现来看,仅仅在双岛的东江士兵对毛文龙之死的群情激愤程度都可能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远非他原本想象的杀了毛文龙,士兵欢喜雀跃。

无怪乎在杀人的第二天,他就去哭祭毛文龙了。《崇祯长编》对此的记载是,“明日具祭礼,诣文龙柩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感叹”。

而李清의《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则对袁崇焕祭拜毛文龙的说辞写得更直白:“‘昨日我奉皇上命斩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感叹。”也即直接把杀毛文龙的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去了,而他自己则做好人,流泪惋惜哀叹。

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流泪究竟是一种真情,还是一种表演。说是真情,他和毛文龙半点交情都谈不上;说是表演,那这种表演也未免太逼真了,对一个自己厌恶的人,说流泪就流泪,还能感染得旁边观看的将官都一起流泪,绝对是影帝级别的。

当然,从情理判断,表演的可能性更大。而袁崇焕之所以要进行这番表演,多半是因为如果他不如此悲伤,不在众人面前强调杀毛文龙是皇帝的命令以便推脱自己的责任,他能否全身而退,都要打个问号。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杀毛文龙,可以说是明朝与后金交锋的一个转折点。

杀掉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分东江兵为四个部分,分别让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陈继盛统领。

此后东江变乱不断。先是刘氏兄弟在岛上作乱,到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又是原属毛文龙部下的孔有德等人在登莱叛乱投金。后来东江在沈世魁的带领下又勉强坚持了几年,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皮岛沦陷,明朝彻底丧失了东江战略要地。

清朝有人在阅读了《明史·朝鲜传》之后评论说“圣世大一统之基,即于崇祯二年六月卜之,岂非天哉”?

其意就是指毛文龙之死是明朝和后金胜负之势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文龙、袁崇焕两人的功罪究竟如何评说?毛文龙之死放在明末的大背景之下,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了。